

鄒齋焚書

○

○

○

新

新

新

新

新

鄮齋叢書

輯者 (清) 徐 乃 昌

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發行 揚州市古籍書店

定價 玉扣紙本一百一十八元

出版時間 一九八二年六月

統一書號 一七一〇〇(古)〇六

讀書小記

余誠格題



南陵徐乃昌據焦虎
玉先生原稿校刊

讀書小記卷上

江都焦廷琥譔

后寢亦曰路寢天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疏云正內路寢者寺人既不得在王之路寢而云內正五人者謂在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王有六寢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造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

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后六寢曰六宮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人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此先鄭以六宮自后以下至女御爲六後鄭以六宮專指后也

后宮亦曰北宮內宰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內小臣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令王所求爲于北宮疏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

云北宮也

后不專居一宮鄭氏內宰注云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惟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惟其所燕息即不專居一宮也

六宮爲後五前一先後鄭皆同賈氏內宰疏云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者鄉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三分之一分從后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日從后者五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又來入右邊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

則左邊三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來居左邊三宮
又至十五日則三番總徧故云十五日而徧夫日左邊
三宮右邊三宮則六宮並列無前後之分矣非注義
后六宮又曰內宮女史逆內宮注鉤考六宮之計疏云
內宮亦對王之六寢爲內言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
裘服以祀天示質按此祀天專指冬至祀圜丘而言也
賈疏謂四時所有祀天之事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
直言祀天又引孝經緯謂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
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崑崙神州亦用大裘按先王
制禮必因乎時四時雖有祀天之事然夏秋迎氣非服

裘之時祀地之禮不同祀天牲玉且然何況衣服方澤
之祀時爲夏至在周爲七月在夏爲五月是時也衣單
袷可也斷無服大裘之理經言祀天非謂四時皆服大
裘也鄭雖有六天之說亦必不謂夏至服裘也夏衣葛
冬衣裘夏可衣裘將冬可衣葛乎衣葛而祀于圜丘必
不能也則衣裘而祀于方澤亦必不能會謂先王制禮
強以必不能之事乎賈疏旣非經旨亦失鄭義後世拘
於此遂因有夏不可服裘而天地合祭者豈先王之制
哉唯冬至嚴寒之時祀天于壇故特其此服外此正月
祈穀亦用之故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曰昊天上帝明爲圜丘之祀五帝則爲祈

穀之祭非四時迎氣之祭也

說文祫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祫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从示辰聲春秋傳云石尙來歸祫說文無祫字是字當作祫作祫者俗字也鄭氏注地官掌蜃引作天王使石尙來歸蜃云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與許氏同而字則作蜃乃大宗伯注又引作石尙來歸祫蜃祫兩引不同蓋以器言之則曰蜃以祭肉言之則曰祫亦猶祫爲灌祭之名祫將于京則字作祫既灌而往則字作灌也說者謂鄭意作蜃不同俗字作祫亦不同說文作祫不知大宗伯注正引作祫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鄭注詩禮皆本之

詩乃立家土箋引春秋傳云蜃宜社之肉

許氏五經異義云左氏說

版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膳與鄭氏大宗伯注同是許鄭無二義也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按說文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柴是燔柴之柴當作柴柴乃木寨之名見木部而司農云實牛柴上則柴卽木柴之柴因燔柴而祭名曰柴柴之言柴也亦猶禋之取義於煙鄭注禋祀云禋之言煙也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經於禋祀作禋知其取義於煙於實柴作柴所以祭名曰柴文之互見者非柴爲柴之譌也又案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注裸之言灌蓋裸字取神示之義故从示降神取饒灌之義故

從水其實祿之名卽因灌而名之禮記既灌而後迎牲
論語既灌而往字卽作灌祿之言灌言猶柴之言柴也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荊州之鯪
魚青州之蜊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疏於蜊胥鯪魚未
釋按說文肉部胥蜊醢也以蜊爲醢謂之蜊胥也說文
無鯪字惟云煮藏魚也南方謂之魴北方謂之鯪从魚
差省聲魴鯪也一日大魚爲煮小魚爲魴是鯪魚之鯪
皆作煮爲藏魚之名如今煮魚之類也

腥有三義一爲生肉之未熟者聘禮腥二牢禮記大饗
腥是也一爲味之腥瘠周禮庖人秋行犢麋膳膏腥與
膏香膏臊膏羶並言是也一爲肉有如米者之稱庖人

豕盲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按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小息肉卽如米之謂許氏之義肉中如米卽爲腥之本訓與鄭氏破腥爲星異說文又云胜犬膏臭也是腥臊之腥當作胜

膏師飾行儼者鄭司農云儼賣也疏云鄭云儼賣也者此經云飾行儼明儼爲賣不得爲買上文每云賣儼儼不得爲賣故爲買是鄭望文爲義故不定也按說文儼賣也从人賣聲賣衍也从貝畜聲費出物貨也从出从買費莫避切賣余六切費賣自是二字儼之聲爲賣則其義當爲衍說文衍爲衛之重文行且賣也質人

凡賣儼者賣爲出物貨之名儼爲行且賣之名陳於肆
曰賣持而行于市以求售者則曰儼兩字自不重疊
儼師飾行儼愚謂飾物之惡者而賣也先鄭云儼賣也與
說文同今本作儼賣也傳寫之誤耳先鄭又云謂行且
賣僞惡物者後鄭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此後
鄭申前鄭之義非易前鄭合說文證之兩鄭訓儼爲賣
皆當作賣賈氏所見之本於鄭注賣字皆傳寫作賣遂
謂飾行儼愚明儼爲賣不得爲買上文每云賣儼儼不
得爲賣故爲買以鄭氏爲望文生義又以先鄭與後鄭
不同不知先鄭曰行且賣後鄭曰行賣與說文賣衍也
衍行且賣也正是一義賈疏不能分別故鄭義不明也

又賈師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後鄭注價買也又云故書賣爲買買亦賣之譌耳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賣亦非訓價爲買也

媒氏男女無夫家謂男年三十未有室女年二十未嫁者媒氏察之非謂男女之鰥寡者也鄭注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疏申之云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也然經文明言無夫家不言鰥寡以無夫家爲鰥寡鄭氏之謬也奪柏舟之志壞節義之風曾謂先王之禮而忍出此乎萬充宗辨之而遂以周官爲非不知此鄭注也非周禮也關鄭賈之說

可矣乃以之誣經文何哉

前廟後寢二祧則無寢夏官穀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疏云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祧之有寢明二祧無寢也引詩云寢廟繹繹者欲見前廟後寢故云相連之貌也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

男子立乘惟安車則坐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儿杖乘安車是也婦人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周禮巾車王后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